

现代作家作品艺术谈

邱文治



现代作家作品艺术谈

邱文治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现代作家作品艺术谈

邱文治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9.375 印张193千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100

统一书号：10072·725

定价：1.20 元

目 录

论《狂人日记》的艺术构思.....	(1)
谈谈《呐喊》、《彷徨》艺术的几个特征.....	(22)
学习鲁迅关于艺术创新的理论和实践.....	(47)
论《女神》泛神论思想的艺术表现.....	(69)
论郭沫若历史剧的浪漫主义诗情.....	(89)
论《子夜》的结构艺术.....	(118)
论茅盾小说创作的艺术宗旨.....	(131)
论《家》的艺术特征.....	(156)
论祥子悲剧典型的创造.....	(172)
《雷雨》戏剧艺术管窥.....	(187)
闻一多诗歌的“绘画美”蠡测.....	(205)
论郁达夫的美学追求.....	(223)
叶紫创作略论.....	(244)
钱钟书《围城》艺术漫议.....	(259)
后记.....	(295)

论《狂人日记》的艺术构思

创作需要经过一番艰苦的艺术构思。凡是成功的艺术作品，从作家最初接触生活、撷取素材、提炼题材、形成主题、塑造人物，直至寻找到最适合表现作品主题的艺术形式的整个创作过程，都是作家艰苦的艺术构思过程。《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篇白话小说，以它的“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①；它对于五四时期进行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运动，都产生了划时代的重大影响，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它的耀眼的艺术光彩。那么，它的艺术构思过程是怎样的呢？也就是说，作为小说主人公的狂人这一形象是如何孕育成的呢？狂人的形象究竟是怎样一个形象呢？作者是如何运用“特别”的“格式”，调动了读者的思维能力，激动了读者的心呢？它在艺术结构上究竟有哪些特点呢？对于上述问题，自《狂人日记》发表以来，很多鲁迅研究工作者曾经作了有益的探讨，但在有些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意见。本文试就艺术构思的过程来探讨上述几个问题，也许对于理解这篇作品为什么一诞生就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对于消除某些问题上的分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歧意见有些好处。

一、狂人形象孕育过程

狂人这一艺术形象是怎样孕育成的呢？鲁迅在发表《狂人日记》不久，曾对许寿裳说过这样的话：“《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①次年，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又说：“《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②如果我们孤立地根据鲁迅这两段话，就认定鲁迅创作狂人这一艺术形象不是来源于生活，而是来源于读史的领悟，不是对现实生活“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后的创作，而是出于偶然即兴之作，那就完全错了。实际上，正象阿Q这一形象在作者“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一样，狂人这一形象也是作者经过较长时间的孕育然后创作出来的。

远在一九〇六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章太炎从上海出狱至日本，东京留学生集会欢迎，到者七千余人，座无隙地。章太炎发表了这样的演说：

自从甲午以后……对着朋友，说这逐渐独立的话，总是摇头，也有说是疯颠的，也有说是叛逆的，也有说

① 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鲁迅书信集》上卷。

② 1919年4月16日致傅斯年，《鲁迅书信集》上卷。

是自取杀身之祸的。但兄弟是凭他说个疯颠，我还守我疯颠的念头。……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是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出现面前的时候，那种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民报》第六号）

这可以说是一篇激昂慷慨的“狂人颂”。自认为有“疯颠的念头”的章太炎的斗争精神，曾经给鲁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虽然我们不能说《狂人日记》中狂人的模特儿就是章太炎，但是，作者把狂人作为正面形象、作为反封建的叛逆者来歌颂，这在章太炎身上可以找到某些血缘联系。鲁迅小说中人物的模特儿，不是“专用一个人”，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①。同时创作一篇小说，还需要更多的材料，还需要其他人物作为陪衬，当时从章太炎这一人物的言行中，还构不成一篇小说的具体内容；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说，章太炎这一人物是构成狂人这一艺术形象的最早的雏型之一。

鲁迅曾经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辛亥革命中，他耳闻目睹过许多革命志士的壮烈牺牲。秋瑾女士被杀于绍兴古轩亭口，徐锡麟被剜心处死，连心肝都被“恩铭的亲兵炒食净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尽”，这些都使鲁迅感到万分悲恸。辛亥革命的流产，使鲁迅陷于极度苦闷之中。他看到森严的等级制度使“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郭巨埋儿”、“割股疗亲”等封建礼教还占据着人们的心灵。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不可能出现“援吾人出于荒寒”的“精神界之战士”^①，于是他着重钻研古代的文学、艺术、哲学和历史，在这当中，认真思考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对古籍的研究，给《狂人日记》这篇小说提供了许多丰富的材料，同时也逐步形成了小说的思想基础。

一九一六年十月三十日，鲁迅的姨表兄弟阮久荪突然来访，鲁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午后往警署。晚又往警署。久孙到寓。”第二天《日记》又写道：“下午久孙病颇恶，至夜愈甚，……旋雇车送之入池田医院。”十一月六日又记载：“将久孙往车驿，……送之南归。”原来阮久荪在山西做幕友，忽然得了“迫害狂”的病症，觉得周围的人都要谋害他，于是他跑到北京找鲁迅。还写了一封绝命书，拜托鲁迅交给他家里。信上写道：“母亲大人膝下，泣禀者：繁峙县张知事性柔弱，寻常事大抵哥哥代定主意，是以受恨者甚多。此次繁邑绅商各界，密议决定，设计陷害，各捐资金，沿途贿属，竟将哥哥与弟致之死地。情不胜细述，将来报上自有登记……。”（信今存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发现他已经神经错乱了，就把他送到日本开的名叫池田的医院去诊治。途中他看到背枪

①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站岗的警察也吓得面无人色。他在医院里治了约一个星期，没有见效，鲁迅请人把他送回老家去了。

阮久荪忽然得“迫害狂”的事，确实引起鲁迅的深思，拨动了鲁迅的心弦，对于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有直接的联系，可以说，阮久荪是狂人的主要模特儿。但是鲁迅当时没有动笔，而是在一年半以后，才激起了鲁迅创作的热情，这是因为在阮久荪来访以后的第二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鲁迅受到很大鼓舞，他对于“拆毁铁屋子”产生了新的希望，同时又“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于是在“五四”运动前夕，创造了《狂人日记》这篇小说。

我们考察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创作欲望的引起，往往出于这样的情况：生活中某一件事触动了作者，引起了作者的思念，后来又有一些事触动了作者，这样在作者脑子里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又推动作者回顾和留意现实生活中有关的人和事，并且有意识地进行研究，探索，以寻找问题的答案。而一旦答案已经找到，时机已经成熟，作者的创作冲动就再也无法压制了。我们认为鲁迅最初进入《狂人日记》的艺术构思和孕育狂人这一艺术形象的过程就是这样的。从孙中山、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家被封建卫道者骂为“疯子”，到徐锡麟、秋瑾等被屠杀；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封建礼教对人民群众的毒害，到从史书中进一步考察，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然后推动和扩展感性认识，而阮久荪的出现，不仅为鲁迅提供了重要的生活素材，而且使鲁迅燃起了思想的火光，过去蕴藏在心中的人物、生活事件，都被照亮了，都活动了起来。这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同一战线上

的伙伴”的催促下，鲁迅就开始了紧张的艺术构思。

我们看到，鲁迅借阮久荪患“迫害狂”的故事，采取一端，加以生发改造，把人物原型杜撰的张知事、大哥以及他自己和“绅商各界”的矛盾，改变为狂人同以大哥、赵贵翁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维护者的矛盾，突出“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这一主题思想。同时在小说的表现形式上，借鉴了果戈里的《狂人日记》与尼采的《察罗堵斯德罗绪言》。和果戈里的《狂人日记》一样，都是采用日记体，但二者在思想内容和人物性格上迥然不同，鲁迅的《狂人日记》要比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忧愤深广”。鲁迅吸收了尼采《察罗堵斯德罗绪言》的语言精妙、含蓄的特点，而摒弃了尼采语言中“渺茫”、空洞的缺陷，终于创造出狂人这一独特的艺术形象来。

所以，我们不能孤立地根据鲁迅的两段话，就认为《狂人日记》仅仅是鲁迅偶然阅读《资治通鉴》的即兴之作。在黑暗的封建军阀统治时期，存在着大量的人吃人的客观事实，我们与其说，鲁迅读《资治通鉴》悟出“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道理，倒不如说，由于客观事实的启发，使鲁迅在读《资治通鉴》时，加深理解和证实“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道理，从而使狂人这个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艺术形象更加“忧愤深广”，更富于生命力。总之，从《狂人日记》的构思过程来看，狂人决不是概念的形象化，决不是作者思想的传声筒，而是血肉丰满、有他独特性格的艺术形象。

二、作者把狂人塑造成怎样的形象？

小说主要通过狂人对周围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揭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作者在艺术构思过程中，把狂人塑造成怎样的形象？狂人是假狂人，还是真狂人？

迄今为止，对于狂人究竟是怎样的形象，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分歧意见。从报刊的文章和出版的专著中归纳出对狂人形象的说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曰“战士说”。认为狂人并不真狂，他是清醒的反封建战士，只是他周围的人都被统治阶级压迫愚弄得麻木了，反而说他发了狂。二曰“狂人说”。认为狂人是真狂，是一个战士被折磨得发了狂，他发狂后仍然保留着较为清醒的一面，因此他依旧不屈不挠地斗争着。三曰“寄寓说”。认为狂人只是普普通通的狂人，《狂人日记》之所以有战斗性，是寄寓了作者思想的结果，否则，一个真正的战士怎么那样脆弱就发狂了？真发了狂又怎么能进行战斗？发狂时还能战斗，为什么病好了反而进封建官场去“候补”呢？四曰“象征说”。认为狂人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它只是一个象征。也就是说，通过象征性的、现实生活不存在的人物来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狂人日记》的写法象《野草》里的《影的告别》、《墓碣文》和《过客》一样，都是采用象征的方法。否则，一个现实的正面人物，怎么会在精神上表现失常的征象呢？

我们认为，小说的主人公狂人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具有独特性格的狂人。首先，从周围的人们对狂人的态度来看，当狂人离开家里走到街上时，很自然地要引起人们的注意。

赵贵翁用奇怪的眼色看他；路上的人交头接耳地议论他；小孩子们好奇地尾随着他；人们看了他，觉得可笑，但又怕他。狂人的大哥怕狂人在外惹事，就派长工陈老五硬把他拖回家中关禁起来，并且请医生来给狂人看病，在看病时又招来许多围观的人。这些细节，极其真实地描写了一个狂人外出时引起路人注意的情况和家人对待狂人应有的态度；丝毫没有离奇、突兀的地方。

其次，从狂人的内心独白来看。狂人的病态造成“晚上总是睡不着”，这必然使他产生多疑，情绪波动大。如路上的人向他笑了一笑，他怕得从头冷到脚，可是紧接着他又不怕了。街上的女人打自己的孩子，说“咬你几口才出气”，狂人信以为真，认为要“吃人”。狂人时刻在思考着，而且富于联想，这是狂人病态心理特征之一。他从怀疑别人“逼我自戕”想到“吃人肉”，从“吃死肉”想到“海乙那”，又从“海乙那”想到狼，由狼想到赵家的狗和为他看病的医生，再由医生想到合伙吃他的大哥。狂人这种联想，对于精神正常的人来说，根本不可能发生，然而对于狂人来说，却是符合他的思维活动规律的。狂人“语颇错杂”，他把徐锡麟写成徐锡林，把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所写的人肉可以治病的事，说成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把春秋时期易牙煮子给齐桓公吃的故事，误记为给桀纣吃。因此，狂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念头，都带有明显的颠狂的成份，都是一般颠狂者具备的心理特征，作者是严格地遵循现实主义创作规律来描写狂人的言语行动的。

另外，我们从小说前面用文言文写的“识”中可以领悟

到，狂人发狂的原因和他的性格特征。“识”中指出，狂人曾在中学读书，受过维新思潮的熏陶，他认识到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残酷，为了追求个性解放，他背叛了封建家庭，揭露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可是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他的斗争得不到人们的支持，相反却遭到迫害，得了“迫害狂”的病，成了名副其实的狂人。“识”中还指出“余”读病者日记，“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这里的“供医家研究”一语是很值得重视的，它可以說是理解狂人思想活动的社会意义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从医学的角度来考虑，一个颠狂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有它的来龙去脉，即使是极其奇妙的想象，也都可以从中寻找出未曾狂颠时的思想活动的痕迹来。

因此，狂人的性格，一方面具有一般狂颠者的心理特征，另一方面又透露出他的反封建精神，狂人的语言，一方面明显地看出是属于一般狂颠者的“荒唐之言”，另一方面又显示出真理的光辉。由于鲁迅曾经学过医学，对于狂颠者的心理状态能够从医学的角度进行科学的剖析，因此能够极其真实地表现出狂人的这种心理状态。

由此可见，持“战士说”的同志所认为的狂人并不真狂，他的狂态只是“化妆成”的说法，是不符合小说的实际描写的。持“寄寓说”的同志所认为的既是狂人，就不可能有进步思想的说法，也是欠妥的。在作品中虽然有些地方狂人未认识到，是寄寓了作者的思想，但是在更多的描写中，都是狂人本人进步思想的反映。如狂人认为赵贵翁、大哥都是吃人的，狂人对于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的争辩，都是出于狂人自

己的思想，并非作者离开狂人固有的性格特征而外加上去的。持“寄寓说”的同志所提出的几个疑问，也不难解答。因为狂人是受继新思想熏陶的反封建战士，而不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战士，在封建势力迫害下当然有可能发了狂。至于狂人病好后去“候补”的事，我认为作者主要借此说明狂人确实曾经患过“迫害狂”，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所以顺便交代一下人物的去向。另外，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候补”就理解为向封建势力投降。至于持“象征说”的同志认为狂人只是一个象征，也是欠妥当的。小说中确实运用了一些象征手法。如“古家的簿子”可以说是象征封建传统，房梁倒下来压在狂人身上，也可以说是象征封建势力的压迫，甚至赵贵翁和赵家的狗都可以作为带有象征性的封建势力来理解。但小说中所描写的大量现象均是实在的，如路上人们的议论，孩子们的尾随，街上女人的打骂，长工拖狂人回家，大哥请医生给狂人看病，母亲对于女儿死去的悲痛等等，都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事，这和散文诗《野草》中的《墓碣文》、《影的告别》的写法完全不同。《墓碣文》所写的死尸居然会突然坐起说话，这是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会发生的事。《影的告别》中的“影”要向“人”告别，他不愿徘徊于明暗之间，纯属象征手法。《过客》中的过客可以说是象征性的人物，他跋涉人世长途，尽管天色已暮，身体疲乏，脚上流血，毅然继续艰难地前进。整篇作品都赋予象征性的意境，这和《狂人日记》中的每一细节都按照现实生活中能有的现象来描写的情况迥然不同。

总之，上述四种说法，对于理解狂人形象，在生理上分

歧的焦点是现实生活中能否存在清醒和病狂兼有的人物。“战士说”只承认狂人清醒的一面，而否定狂人病狂的一面；“寄寓说”只承认狂人病狂的一面，而否认狂人清醒的一面。“象征说”承认作品中的狂人确是清醒和病狂兼有，但否认现实生活中存在这样的人；而“狂人说”则认为作品中的狂人存在着清醒和病狂兼有的现象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我是同意“狂人说”的。因为从实际生活中考察狂人，如果不是症状极其严重的话，他仍然能感觉，能思考，只是有妄想和幻觉，有时判断、推理显得荒谬，而他的思想必然要继续起作用。许多医学著作均认为：那些病症较轻的狂躁者的精神中是有清醒一面的。极轻者的病人往往和平常人难以明显区别，他保持着较为清醒的思维能力。这种病人犯法，一般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极重的病人往往达到神志完全昏迷的程度，这种病人犯法，我们的新法律明文规定，可以不追究法律责任。从小说中“狂人”的迹象看来，他的病状不算很重，所以他一方面具有一般狂躁者的心理特征，另一方面又透露出他的反封建精神，狂人的语言，一方面明显地看出是属于一般狂躁者的“荒唐之言”，另一方面又显示出真理的光辉。

综上所述，认为凡是颠狂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有清醒的思维能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过，把狂人说成是“反封建的战士”，这一评价似乎略高一些。因为狂人曾对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大哥”表示“可怜”，并且向他进行“劝转”，这些认识和行动跟作为一位“战士”的精神是略有差距的，同时狂人的思想和作者的思想还是有区别的，因

此，把狂人称为封建制度的叛逆者较为确切。

三、关于“格式的特别”

造成对于狂人这一形象看法的种种分歧的另一种原因，是由于对小说所运用的“特别”的“格式”理解得不全面，把握得不彻底。有的同志仅看到某一种表现手法，而没有从全局出发来考察作者的艺术构思，因此产生种种歧义。

鲁迅曾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①《狂人日记》从内容到形式都冲破了“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也就是，如作者自己所说的，以其特别的“格式”来表现深切的内容。那么，作品的“格式的特别”是指什么呢？本文认为：鲁迅在刻画狂人的形象时，在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创作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巧妙的艺术构思，通过象征、比喻、双关、迭合、暗示等艺术手法，把狂人的紊乱思想和清醒深刻的认识结合起来，把狂人的病态心理和他的反封建精神结合起来，把狂人的一般感受和作者的反封建思想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这种结合，完全有机地统一在狂人的性格中，再加上精辟警策的语言所表达的深邃含蓄的意境，使读者有如进入高山密林，眼见许多奇异的景象，不由赞叹不已，从而充分地调动了读者的思维能力，深刻地揭露了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害。

小说中较多地运用比喻的手法，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

^①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的实质。狂人心目中的“吃人”；有的是实情，有的是比喻。如狂人所说的狼子村打死一个“大恶人”，挖出心肝用油煎炒了吃；城里杀了犯人，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徐锡麟的心肝被恩铭的卫队炒吃，等等。这些都是实在的现象，是狂人清醒的一面。至于狂人怀疑大哥要和赵贵翁等合伙吃他，怀疑妹子是被大哥吃掉，认为大哥吃人时唇边抹着油，“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而且还要讲一番道理。狂人的这些看法显然是病态心理的反映，是属于狂话。但是，用比喻意义来分析，狂人的狂话中却深含着真理。它形象地概括了封建礼教戕害人和封建等级制度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本质。所谓史书上写着的“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吃人”的说法，这主要指精神迫害，指礼教这一把软刀子杀人。用这样的比喻，令人触目惊心，激发读者起来批判旧礼教。而这一比喻的运用，让狂人这样的脚色担负，则更为合适。

上文已说过，小说中运用了象征的手法，揭示狂人遭到迫害的原因。小说第二节描写狂人分析赵贵翁和路上的人仇视自己的原因，狂人认为是“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于是约定人们“同我作冤对”。其实狂人在二十年以前不可能去踹什么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这是狂人的病态心理表现。但是狂人的这些狂话中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象征维护反动统治的封建礼教传统，狂人以前曾经批判过封建礼教，也就等于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这必然要引起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赵贵翁和受封建思想蒙蔽的路人的歧视和迫害。所以小说通过象征手法，把